

北京老人染疫病重 念九字真言康复出院

中国大陆疫情如海啸般地席卷全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阳性，很多老人成批密集地离世，牵动海外华人的心。

纽约法拉盛居民李爱拉的爸爸83岁，他人在北京，肺部患有肺结节病。2022年12月，老人先后两次感染新冠。第一次阳性时发烧，浑身没劲，要拄拐杖，但到第二天晚上出了一身汗后，第三天就不烧了。不过没几天老人又“复阳”，连续4天高烧39℃多，情况严重，家人把他送进北京平谷区医院。在急诊室，看着旁边的病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一天死好几个人，老人感觉这次挺不过去了。

爱拉得知父亲的情况后心急如焚。12月27日白天，她打电话给弟弟说：你一定要让爸爸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这九个字是有威力的，能净化空间场，帮人调整身体，这九个字可以救命。弟弟听后对她说：“那你自已给爸爸打个电话。”当晚，爱拉打电话给爸爸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是宇宙的法，有无限的法力，能调动宇宙正的因素，净化身体，净化空间场，消灭病毒，念动他，能向好的方向转变。”爸爸答应了。第二天，弟弟就反馈说：“爸爸好多了，不烧了，体温降到了36℃多，还可以和孙女视频通话了！”

1月4日，爱拉的爸爸出院回家了。爱拉说：“我爸爸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闯过了一劫，这‘九字真言’就是防疫、抗疫的灵丹妙药，如果人人都念动这‘九字真言’，可能疫情就会减轻，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



图：2022年7月10日，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千人齐聚美国曼哈顿华埠，举行盛大游行，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5700项。全世界唯有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残酷迫害法轮功信仰者。

“九字真言真灵啊！”

【明慧网】北京解封后，一位军嫂出去遛弯儿，回家后觉的浑身关节痛、酸酸的，头晕、恶心、咳嗽，一量体温39°5，发烧了。丈夫准备送她去医院看看，军嫂不敢去，怕为个“阳”，把器官走丢了太不值了。

军嫂跟丈夫说：“我有特效药，让我躺会儿就好了。”丈夫怀疑的端来大杯的开水，放在妻子床头，还特意把卧室门打开，观察着军嫂的动静。军嫂拿出大法弟子免费赠送的大法护身符，戴在脖子上，然后就开始在心中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了，丈夫见卧室没有了动静，吓得赶快过来摇晃沉睡的妻子，以为出了意外，妻子睁开惺忪的双眼说要上厕所，起身就自己去了。丈夫本来想搀扶一下，都没抓住，问

她：“你烧糊涂了吧？”军嫂从厕所出来，摸摸自己的额头说：“我不发烧啊。”

丈夫拿来温度计给妻子量体温，显示36.5度，正常了。军嫂关节也不疼了，头不晕、也不恶心了，也不咳嗽了。丈夫觉的奇怪：“前后不到一小时，你吃的什么特效药？是不是背着我到301医院整特供进口药了？”军嫂拿出大法护身符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我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丈夫说：“这也太神奇了，原来瘟疫真的是来灭共产党的。”军嫂说：“幸亏咱俩都退党了，真得感谢李洪志大师派天使告诉我们真相，还免费赠送护身符，感恩李大师的救命之恩与恩赐，真正的特效药是不花钱的九字真言——真灵啊！”◇

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孙稳立近三年被迫害经历

（明慧网通讯员北京报道）北京市房山区法轮功学员孙稳立，一九九六年七月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二零二零年初疫情开始肆虐之时，他张贴了使人得救的“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被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次日被放回。他一直被骚扰、监控等。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再次被绑架并非法抄家，被送至北京市第三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二零二一年四月二日他被取保一年放回。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房山区检察院打电话说决定把他的“案子”送至法院，孙稳立被迫出走避难。

下面是孙稳立诉述他与家人近三年被迫害的遭遇：

我叫孙稳立，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南车营村人。二零二零年我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社区香河园中里14号楼603室。二零二零年初，正是疫情开始肆虐，封城严重之时，当时为了救人，我张贴了使人得救的“法轮大法好”内容的不干胶。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我被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派出所查身份证的名义绑架并非法抄家，警察将我和妻子戴上手铐押走。

由于我和妻子当时体温都是37.3摄氏度，这一当时最敏感的温度，朝阳区看守所不收，以及各种原因，我们被非法关押一天做了笔录后，放回家并监视居住。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一日我们被释放回家后，朝阳区左家庄街道和新源里派出所警察每周两次到家查看并拍照，四月初在小区门口专门雇了两个保安固定盯梢我们夫妻，他们也不隐瞒，主动上来搭话：“我得跟着你。”包括买菜，逛街一切外出都会跟着，四·二五、五·一三等所谓“敏感日”，还要到我家并把我的车用他们的地锁锁起来，不让我外出。并在四·二五当天我家门口设专人在楼道里看守。

这样的盯梢和跟踪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

二零二零年九月初，我们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了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卓达太阳城小区居住。二零二一年二月中旬，朝阳区新源里派出所打电话让我说在房山区居住，并把我的信息转到户口所在地，之后房山区河北派出所杨建东警察（管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和我联系，并约好我回房山时找他。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到房山区河北派出所和杨建东见面，做了笔录，被强迫做了全手掌的指纹采录并剪了一缕头发（猜测为做DNA）备案。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午，北京市大兴区新宫公交派出所伙同天津武清区河西务派出所对我进行绑架，并非法抄家。当时抢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一台和手机一部，对房间和我的车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别的法轮功资料和书籍。我被带到河西务派出所做指纹录入及笔录，绑架和抓捕我为首的警察叫张连越（北京新宫公交派出所副所长，警号：052655）。我被从天津绑架到北京市大兴区新宫公交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也就是俗称的公交派出所），又连夜审讯，并让我承认给了同修50本《明慧周刊》，当时我并不清楚为何非要为50本，我说印象当中也就20~30本，没有50本，并不清楚他们的用意。

第二天，我被劫持到大兴医院做全身体检，检验合格后被送至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关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提审过几次，第二次警察张连越提审我，并拿出了从所谓“同修家搜到”的大法刊物让我辨认是否是我给的，总计为45本，我承认了。后警察诱导式的又从中拿出了8本二零一五年的《明慧周刊》让我辨认。由于我当时有承担的想法，并不清楚他们的用意，也就承认了那八本是我给的。后来从

律师处得知，邪党法院现在对法轮功资料的量刑是50本起步，50~250本，量刑零~三年。因为邪党人员践踏法律与人权，表面上要做到冠冕堂皇。实际上对法轮功的所有定性都是非法的，并且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37天后，我被所谓“批捕”并送交检察院。90天后，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被转押回户口所在地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进行迫害。期间妻子为我请了律师，律师跟房山区检察院张君电话沟通了此事，我跟律师也见了面，因为除了45本以外，没有证据显示其它几本是我给的同修。所以房山检察院的张君提审了两次，并不想担责并退回公安从新取证，这是第一次退回到北京市新宫公交派出所。

新宫派出所不想放我，就把二零二零年的事加进来，但还是证据不足，又被退回，最终走完了公安、检察院的“三延两退”，还证据不足，检察院做了取保一年的处理。二零二一年四月二日我被放回，并由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派出所做取保处理，每个月到派出所报道、笔录签字，并限制出津，出津必须请示批准。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房山检察院张君对我进行了传讯，又问了我张贴和给大法刊物的事，并作了笔录。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房山区检察院张君给我打电话说，检察院决定把我的案子送至法院，说我没有跟法轮功彻底决裂，思想上没认罪，上边不放，决定量刑一~二年，让我保持手机畅通。这就是共产邪党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思想定罪”，而不是证据定罪。中共对法轮功的定性都是非法的，与中国现有宪法也是违背的，对法轮功修炼者从没真正讲过任何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出走避难。此后检察院和派出所到处找我，骚扰我的家人。这就是我近三年的被迫害经历。◇